

史記志疑卷十六

仁和梁玉繩撰

封禪書第六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

附案三代以前無封禪乃燕齊方士所偽造昉于秦始皇侈于漢武此書先雜引鬼神之事比類見義遂因其傳會備錄于篇政以著其妄用意微矣惟牽引郊社巡狩諸典禮未免黷經馬端臨云西漢郊祀襲秦制而雜以方士之說曰太乙曰五帝叢雜而祀之皆謂之郊天史公所序者秦漢不經之祠而以舜類上帝三代郊祀之禮先之至孟堅直名郊祀志于是以祀六帝爲郊自遷固以來議論相襲而然已或問封禪

雖禮經不載然管子莊子韓詩外傳皆言之路史前紀六九
謂封禪乃易姓告代之大禮一姓惟一行本晉袁宏後漢紀
續後書祭祀志豈俱不足信歟曰管子雜篇多後人附竄非
其本書而管莊于諸子中最顯因竝竄焉故封禪篇管仲諫
桓公語與此書無異蓋作偽者造為成文史全錄之爾

有謂後人

取史記補管子者妄管子無所謂封禪篇也

梁許懋封禪議

見梁書本傳

謂管仲設言

以屈桓公又取夷吾所記七十二君細數而辨駁之得毋錯

認為真乎

皇王大紀曰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而不知史遷乃姑妄言之也

韓嬰生當其

時更無足怪託諸孔氏其誕益明袁宏諸人之說竝無據

至梁父矣

方氏補正曰梁父二字衍曲為之說終不可通

恆山也

案恆字宜諱

中嶽嵩高也

案中嶽一名霍山一名霍太山亦稱景霍卽禹貢之太岳也
嵩高一名太室卽禹貢之外方也唐虞三代皆以太岳爲中
嶽其證有二周禮冀州山鎮曰霍山又左傳昭四年司馬侯
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別太室于四嶽之外則嵩高不爲中
嶽可知史蓋緣于爾雅嵩高爲中嶽一語先儒謂釋山後一
條乃漢人所附益不足據依而爾雅之誤當由錯讀詩大雅
嵩高維嶽耳山之高大者謂之崧詩兼五嶽言之非以太室
山爲嶽名曰崧高也太室爲中嶽莫識所起攷漢武帝元

封元年登禮太室詔有中嶽之稱疑始于是時漢武移南嶽
衡山之祀于天柱安知不易中嶽霍山之祀于太室乎漢儒
依漢事說經故皆誤指嵩高作中嶽也
禮孔子閒居及公羊莊四注引詩竝作嵩高蓋嵩崧古通用

後十四世至帝孔甲

案後文數殷之世云湯後八世至太戊後十四世至武丁

漢志

亦云八世至太戊而又以十四世至武丁爲十三世誤蓋八世內不數太戊所以自太

戊至武丁爲十四世也乃此言禹後十四世至孔甲

漢志作十三世

仍數孔甲在內故下云其後三世湯伐桀

漢志誤作十三世

何以不

言十三世至孔甲後四世伐桀乎至孔甲太戊武丁武乙紂

皆妄稱帝已說在紀中

至帝太戊有桑穀生于廷

附案桑穀事說見殷紀

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

案漢志無下句甚是當時巫家必假咸爲說故史公著此語

不然豈未檢書序咸又周書君奭乎

索隱曲說非也

因咸氏巫便以

咸爲巫祝天官書言巫咸精星象困學紀聞十莊子逸篇言

黃帝立巫咸呂氏春秋勿躬篇言巫彭作醫巫咸作筮郭璞

弘農集巫咸山賦序言巫咸以鴻術爲堯醫路史後紀三言

神農使巫咸巫陽主筮假託古賢變亂世代奚足據哉自有

此說馬鄭注經皆謂咸是殷巫說文巫咸初作巫秦詛楚文

大神巫咸竝踵其謬惟僞孔傳以爲臣名孔疏曰咸賢父子

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所見確矣然傳譌不始于史公楚辭
南華俱以巫咸主神攷列子黃帝篇有神巫季咸自齊來處
鄭能言人死生壽夭莊子應帝王亦云
鄭有神巫季咸得毋屈莊所述巫咸
乃鄭巫季咸而遂緣以相恩邪至山海經海外西經所稱巫
咸國大荒西經有十巫海內北經有六巫九荒怪不可信
自周克殷後十四世

案自武王至幽王凡十一世此言十四漢志作十三竝誤
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

案十六年當依郊祀志作十四年十二侯年表周平王元年
乃秦襄公八年立西時至文公十年作酈時政十四年

則若雄雞

案漢志作雄雉

作酈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旣立

案紀表自秦文公十年作酈時至德公元年凡八十年此誤
漢志自作陳寶後數之謂七十一年是也

伏祠

案此與漢志祠下竝脫社字年表初作伏祠社可證秦本紀
及秦記但云初伏者省不言祠社也

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

案四年誤爲六年

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
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

漢志

作十三年蓋不
數繆公立年也

案趙世家及扁鵲傳備載此事宋葉適習學記言曰此醫師
語也遷載之蕪安甚矣西京賦有天帝饗穆公一段卽上天
之說明陶宗儀說郛載尙書中候言穆公出狩天大雷有火
化白雀銜綠丹書集于車書言穆公之霸訖胡亥事尤爲詭
異海內東經注引墨子云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
賜壽十九年其誕政同今本墨子明鬼上作鄭穆公
昔無懷氏封泰山

案漢書人表以無懷氏在伏羲後是也以此無懷在伏羲前
非路史誤仍之

禹封泰山禪會稽

案自無懷氏下十二君惟成王禪社首餘禪云亭山皆不過

其域獨禹禪會稽其地遠不相應豈會稽爲云云之譌乎白

虎通曰三皇禪于繹繹之山

梁書許懋傳
繹又作奕

五帝禪于亭亭之

山三王禪于梁甫之山與僞作管子封禪篇異又墨子兼愛

中篇曰昔武王將事泰山隧若姑妄言之則武王亦嘗有事

泰山也而何以不及

初學記卷五卷十三引史並言黃
帝禪云云與史記管子言亭亭異

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

案此與齊世家同而齊語云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管子

小匡同穀梁莊廿七年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

所傳俱誤穀梁數兵車四會曰僖八年于洮十三年于鹹十

五年于牡丘十六年于淮范甯注穀梁數衣裳十一會曰莊

十三年于北杏十四年于鄆十五年復于鄆十六年于幽廿

七年復于幽僖元年于櫟二年于貫三年于陽穀五年于首
止七年于甯母九年于葵丘韋昭齊語注數兵車六會曰北
杏二鄆櫟鹹淮數乘車三會曰陽穀首止葵丘史索隱正義
本師古漢志注數兵車三會曰莊十三年北杏及僖四年侵
蔡伐楚六年伐鄭數乘車六會曰莊十四鄆十五鄆十六幽
僖五年首止八年洮九年葵丘所說竝異蓋穀梁與韋昭所
數兵車之會統桓公一生而言均有疏舛若史記當斷在會
葵丘前數之也齊語亦當以葵丘爲斷余攷莊十三年會北杏平宋亂
十四公會伐宋廿八年會救鄭僖元年會救邢四年春侵蔡
伐楚穀梁注疏謂伐楚非會者妄冬會侵陳六年會伐鄭八年會洮定王
室此謂兵車之會八加葵丘後之鹹牡丘淮三會爲十一凡

言兵車會三會四會六者非也至衣裳乘車之會則兩鄆兩
幽檉貫陽穀首止甯母葵丘爲十凡言乘車會三會六衣裳
會十一者非也先儒見所傳各殊不知其謬而又見論語有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文于是紛牽刪掇或不取北杏或不
取貫或不取陽穀而北杏爲會之始貫爲第六會陽穀爲第
七會何故不取或去北杏貫陽穀數洮爲九而洮爲兵車之
會傳有明文安得指爲傳誤

諸說並見楊士勛穀梁疏

困學紀聞黃氏曰

抄引西疇崔氏謂自莊十六盟幽至會鹹爲九合以牡丘陽
穀淮爲兵車之會而洮鹹之爲兵車穀梁著之陽穀之爲衣
裳范氏稱之西疇豈未檢邪宋陳世崇隨隱漫錄謂左氏莊
十五再會鄆傳曰齊始霸至葵丘爲九而始霸乃左氏一家

之論未足據依無論前二會不可沒且十四年會鄆至十五年復會鄆一在冬一在春相去二三月可除前此二三月爲非霸乎有以知其說之不通矣元俞德鄰佩韋齋輯聞謂十一會中鄆幽再會其地凡九故云九合而會不以地論更屬臆談也論語九合朱子據春秋傳糾合以爲古字通用固是

莊子天下篇禹九
雜天下之川義同

而實則九合猶左傳夷于九縣公羊叛者

九國

亦見蔡
澤傳

政不必改九爲糾九之爲言多也丹鉛錄云九

爲陽數之極書傳稱九者皆極言之此解甚愜若必求以實之則左傳之九縣乃十一國公羊之九國惟厲叛命何以言九推之楚詞九歌有十一篇顏之推還冤志引周春秋曰左儒九諫而王不聽孫子云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

于九地之下以及九原九泉之類莫不皆然

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

案秦繆卒後至孔子論述六藝幾百四十年而孔子又安得有易姓封禪之言哉託諸孔子猶之嫁名管仲也

其于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

附案淳南集辨惑曰指其掌孔子自指其掌而言耳直云其于治天下也視其掌不已疏乎史詮曰詩當作書攷證張氏曰詩云二字不審所謂注家皆略蓋唐時無此文也視其掌云爲句衍詩字盧學士曰說詩者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年史公所引卽此諸解以盧爲確至淳南所駁殊不然禮

記仲尼燕居曰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同一句法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

案武王在位之年無經典明文可據此作二年漢書律厯志作八年竝爲西伯十一年故廣宏明集載陶隱居年紀稱周武王治十一年也而詩豳風譜疏謂鄭氏以武王疾瘳後二年崩是在位四年疏又引王肅云伐紂後六年崩周書明堂解竹書紀年及周紀集解引皇甫謐竝云六年管子小問篇作七年淮南子要略訓作三年路史發揮夢齡篇注合武王嗣西伯爲七年所說不同後儒多從管子如稽古錄外紀通志等俱是七年余謂當依周書爲近

是時蕞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蕞弘乃明鬼神

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

案左傳魯昭十一年萇弘始見魯昭十一為周景王十四恐

未逮事靈王也而以為事靈王誤一弘之見殺當敬王廿八

年魯哀三年而以為殺於靈王時誤二

郊祀志晉人殺萇弘上有周室愈微後二

世至敬王時十

一字疑此或脫弘與于范中行之難周人殺之以說於晉固

非為致諸侯亦非晉執而殺之誤三

韓子內儲下及說苑權謀謂叔向讒殺萇弘困

學紀聞十

辨其誣矣攷禮經設狸首以射諸侯之不朝者乃是古有此

禮弘特踵行之然其事頗不可深信

藝文類聚五十九引金匱云武王伐殷丁侯不

朝尚父畫丁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拔箭丁侯愈亦此類

以弘為方怪方士之言耳

故淮南汜論云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

風雨之變律脉之數無所不通然不能自知車裂而死拾遺
記言周靈王登昆昭之臺萇弘招致二人乘雲而至能變夏
改寒周人以弘幸媚而殺之流血成碧荒誕甚矣莊子外物
篇云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化爲碧亦妄

呂氏春秋必已篇
亦有藏血三年化

碧之語丁侯事御覽
引汲冢瑣語有之

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

案敬王廿八年弘見殺威烈王四年秦靈作時首尾七十
一年安得百餘年哉

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

案十七似當作七十說在周紀

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

徐廣曰去太史儋
言時百二十年